

春分．日落

林豁

一九九一年三月廿一日，春分。

據說，在這一天，太陽將過黃經零度，晝夜將平分。

午後四時三十分，日頭西斜，陽光開始昏黃。窗外的幾叢水仙、迎春、鬱金香，也跟著把它們的蔥黃、鵝黃，和金黃，潑墨似的潑灑在鄰近的草地上。我則坐在靠窗的書桌前，輕啜著去年秋天從台灣帶來的碧螺春，聽著潘越雲在錄音帶裡用台語唱的「心情」，讀著一位美國人類學家的妻子寫她和她死去的丈夫年輕時在非洲部落所做的田野工作。

喝著茶、聽著歌、讀著書、感覺著時間輕輕的流逝，突然有一股衝動，想要出去一探北美洲春天的原野，因為屋外的天空有一陣雁過，叫鬧得令人騷動不安。

四時五十分，我走出屋外，啟動海藍色的福特「護衛者」(Escort)朝朋友的家前進。當我驅車經過幾條以死去的美國將軍——如艾森豪、馬歇爾之流者——命名的街道時，我突然想到由此南下約莫三個小時車程的華盛頓特區，想到植立在那兒的「越戰紀念碑」，想到銘刻在那上頭的死者的名字，想到設計張一座碑的年輕的華裔女孩，可是，卻想不起她的容顏和她的名字。也想不起「越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五時零五分，我將車停在亞歷山大路旁的勞倫斯宿舍前，分別按響兩位朋友家的門鈴，邀請了一位來自中國大陸及一位來自台灣同學坐上我的「護衛者」。然後，驅車沿著幾條以阿拉伯數字命名的公路，漫無目的的奔馳

路的兩旁，夾道而立的，時而是濃綠高大的楓，時而是有著艷黃花色的迎春，時而是或紅或白的木造屋，時而是整片及膝的綠草間雜著早開的蒲公英和雛菊。儘管黃昏的太陽已暗淡了許多，它們的本色還是教人看得分明。至於田野上，除了迎風婆娑的玉米田外，只見一座座或疏離或親密的各色林木，以及連綿不盡的青草地。

車上，我問專心看風景的兩位朋友有何感受。來自上海的朋友說他想到江南，想到江南的水草以及和此地有著同一花色的水仙。來自台灣的朋友則說他想到嘉南平原的夕陽，想到夕陽裡蝶黃的油菜籽花以及花間的老家。而我則想人，想三年前在新店碧潭盈盈的波舟上，我的愛人輕輕吟唱「雨霖鈴」時美麗的神韻。「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淒切的歌聲還隱隱在耳際回旋。「不同的家，有相同的想念。不同的人，有相同的漂泊」我只能替三個人的遭逢下這樣的結論。

六時整，我們的車又回到了亞歷山大路。路旁壯碩的兩排楓幾乎將殘剩的天光全部掩沒，我於是打開了車燈。而來自上海的朋友突然說：他的一位同鄉剛拿到普大的化學博士，結果卻在實驗室裡喝氰化鉀自殺了。問他為什麼，他說那位博士先生有肝病，美麗多姿的博士夫人要他在三個月內「痊愈」，否則離婚，博士先生於是輕輕啣了口氰化鉀，迅速解決困境。他還說，氰化鉀這玩意兒，一滴就可以毒死一頭牛，啣一口，不過數秒就可令人告別人世、擺脫痛苦。他還說，不知該譴責博士先生蠢還是該痛罵博士夫人狠，還

是「保持沈默吧！」我逕自下了結論，未經任何討論。因為，日已落了，天已黑了，他們的家也已到了，而他們的夫人正守候在家門口。我則還得趕回自己寂寞的小屋，並且揣測住在我鄰近的那位年輕新寡的博士夫人究竟會有怎樣的臉色，心情說不出是哀惋還是喜悅。

畢竟，這是個春天。

（寄自普林斯頓）

（檔名：900818.doc）